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文学的力量

魏振强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个陌生而又拗口的名字，他笔下绵延不绝的长句，破败的村庄，荒诞的故事，甚至“残忍”的故事结局，如同末世寓言，令读者陌生而又震撼。202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这位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再次证明了艺术的力量”。

拉斯洛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他在作品中营造出令人沉浸而又畏难的阅读体验，展示出他对世界复杂性和人性幽暗的深刻洞察，他直面文明的崩坏和人心困境，以艺术韧性对抗时间的虚无，以奇异的文学之光照亮人类精神的荒芜，表达对个体命运的深切悲悯。这是拉斯洛作品的力量，也正是文学所该具备的力量。

拉斯洛：“为被抛弃的生活找到位置”

沈喜阳

匈牙利人的姓名与一般西方人的姓名不同，不是名在前姓在后；而是与中国人的姓名相同，即姓在前名在后。2025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是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由于其姓氏太长，我们不妨稍显亲近地称呼他拉斯洛先生。拉斯洛祖上不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他家本来姓科林，这是一个犹太姓氏。由于国内外反犹情绪的高涨，他的祖父在1931年非常明智地把科林改成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才使一家人在二战时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中幸存下来。一战后匈牙利失去三分之二的领土，有一首伤感的歌曲，歌唱失去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的悲伤、黯淡和绝望。拉斯洛认为，这是他祖父选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作为姓氏的原因。拉斯洛曾感慨他的国家和他的家庭的“历史总是被打断”。失去了原有的犹太姓氏，得到了一个跟失去的国土有关的新姓氏，这种被剥离感天生地在拉斯洛的作品中打上鲜明的烙印。

拉斯洛先生1954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自称出生在中国人所谓的“书香门第”，但他的个性和作派都与中产家庭颇相背离。他在2018年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我想和最贫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曾在非常贫困的村庄里生活。我总做些很糟糕的工作。”他曾任小村庄的文化站站长，引导乡村的孩子们读书。

他也做过一阵时间的矿工，在煤矿里推过小车。他还曾当过三百头牛的守夜人，住在荒无人烟、临时搭建的牛棚里，过着贫穷孤独的生活。而他之所以喜欢乡村的工作，是“因为我离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很远”。但他毕竟不可能成为没有文化生活的农民。在清贫的乡村生活中，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瑞《火山下》、捷克作家卡夫卡的《城堡》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成为他的精神食粮。他曾列举出“从荷马、欧里庇得斯、塔西佗、贺拉斯、经过但丁、莎士比亚到梅尔维尔、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和福克纳等的世界文学”微型图书馆。即使在1985年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一炮走红后，拉斯洛仍然拒绝在城市的名利场中频繁抛头露面，而是隔一段时间就要在“乡下的木屋里”离群索居，因为他“需要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拉斯洛曾郑重承认：“我之后出版的所有的书，都是《撒旦探戈》的2.0、3.0、4.0版。”由此可见《撒旦探戈》在拉斯洛创作中的本源地位。拉斯洛后来创作的作品——《反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都是《撒旦探戈》同一主题的变奏和延展。《撒旦探戈》的故事似乎根本不足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故事框架就是一场骗局——集体农庄即将解体的村民们面对离开农庄还是留在农庄犹豫不决时，骗子伊利米阿什和

裴特利纳向他们许诺了一片能走出困境的希望之地，用《圣经》中的说法是“迦南之地”，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桃花源。其实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都生活在骗与被骗之中。施密特和克拉奈尔打算瞒着村里人携着全体村民辛苦养牛的钱款潜逃，被弗塔基揭穿后，施密特要与弗塔基平分后再一起逃走；而弗塔基与施密特夫人通奸，既是弗塔基对朋友的欺骗，也是施密特夫人对丈夫的欺骗；小姑娘艾什蒂被哥哥所骗，在地上挖坑种下钱币，还为“钱种子”浇水，最后却发现哥哥早已把钱偷走；霍尔古什姐妹卖淫的一点钱，却被她们的母亲连哄带骗兼恐吓拿走；村庄小酒馆的老板被施瓦本的房东所骗，因为房东明知小酒馆里有无法清除的蜘蛛，却不在租房合同中提及。这些骗局基本上在个体之间，而伊利米阿什和裴特利纳的骗局是两个人针对全体村民。任何骗局，如果没有被骗者的配合，就不可能成功。无论是被骗者的无知、盲从还是暗藏的侥幸，都是能被骗子捕捉的契机。《撒旦探戈》的深刻之处，不在于写出所有骗局的高明或奇特，而在于探究造成骗局的人类境况。与其说两个骗子的骗术高明，不如说走投无路的村民们合谋或者自愿走上受骗之路。即使对伊利米阿什有所怀疑，村民们也只能选择相信他。这才是这个骗局的惊心动魄之处。拉斯洛实际上是想通过《撒旦探戈》

告诉读者：“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遭到判决、孤独、被抛弃的生活找到位置。”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乌托邦神话，难道不都曾披着美丽、美好、美妙的外衣？所有的人类骗局得以成功，都离不开被骗者的合谋和参与。真正的先知只会指出乌托邦的陷阱，而假先知却善于描摹乌托邦的美妙；于是真先知常被人们指责和抛弃，而假先知却受到追捧和崇拜。拉斯洛说：“人们不需要先知，人们需要的是伪先知。”于是人类就如同《撒旦探戈》中的村民，需要伊利米阿什这样的假先知来欺骗他们。几乎所有人在“为被抛弃的生活找到位置”时，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被“希望”欺骗的处境，这是人类最永恒的两难处境。若无希望，人类一刻也无法生存。但希望常常会欺骗人类。尤其是希望借助骗子之口出现在人类面前时，知道自己被骗的人类只知道诅咒骗子，却从来不会诅咒希望。时至今日，当高科技的AI放射出诱人的光芒时，谁能保证人类必然比以前的时代更加幸福？人类是否一直陷入在“撒旦探戈”的陷阱里，往前走六步，再往后退六步，完成一个“撒旦探戈”式的闭合循环？作为先知式的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注定只能被清醒而睿智的读者所接受。

沈喜阳，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已出版《两地书 父子情》《漫漫考研路》等图书。